荊川先生右編

荊川先生右編目録

卷三十九

刑

乞發遣親事官吳清等照證公事 上宋仁宗 傅堯俞

乞發遣親事官吳清等照證公事 上仁宗 司馬光

敕宥奉天論赦書事條狀 上德宗 補 陸贄

議赦令 上高宗 李綱

荆川先生右編卷三十九

都察院僉都御史毗陵唐順之編纂
南京國子監祭酒豫章劉曰寧補遺
司業吳興朱國禎校定

刑

論晉鑄刑鼎

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

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以爲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爲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爲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中其亡乎中行寅爲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爲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

論犯蹕法　　張釋之

漢文帝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出乘輿馬驚捕屬廷尉治之廷尉奏犯蹕當罰金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馬固不能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論

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旣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爲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惟陛下察之

入粟贖罪議　　蕭望之

漢宣帝特望之爲左馮翊西羗反漢遣後將軍征之京兆尹張敞上書願令諸有辠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入邊贖罪務益致穀以豫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望之與少府李彊議

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

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巳道民不可不愼也令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凡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爲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一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與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

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乏之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爲非以　死敕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

定法令奏　　陳寵

漢和帝永元六年陳寵代郭躬爲廷尉復鈎校律令條法溢於甫刑者奏除之

臣聞經禮三百威儀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出禮則入刑相爲表裏者也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者千九百八十

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贖罪春秋保乾圖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漢興以來三百二年憲令少增科條無限又律有三家其說各異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應經合義者可使大辟二百而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并爲三千悉刪除其餘令與禮相應以易萬人視聽以致刑措之美傳之無窮

復肉刑議　　孔融

漢獻帝時論者多欲復肉刑少府孔融建議

古者敦厖善否不別吏端刑清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

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皮之以
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紂斮朝涉之脛天下謂
爲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刖一人是下常
有千八百紂也求俗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
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趍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伊
戾禍宋趙高英布爲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爲非也適
足絕人還爲善耳雖忠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孫臏
寃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離刀鋸沒世不齒
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南睢之骨立衛武之初
筵陳湯之都賴魏尚之守邊無所施也漢開改惡之

路凡爲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
革其政者也朝廷善之卒不改焉

論時令斷獄　　　　　　　　魯　恭

漢安帝永初元年恭爲司徒初肅宗時斷獄
皆以冬至之前自後論者互多駁異鄧太后
詔公卿以下會議恭議奏

夫陰陽之氣相扶而行發動用事各有時節若不當
其時則物隨而傷王者雖質文不同而茲道無變四
時之政行之若一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
也其變者惟正朔服色犧牲徽號器械而已故曰殷
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易曰潛龍勿

用言十一月十二月陽氣潛藏未得用事雖與萬物養其根荄而猶盛陰在上地凍水氷陽氣否鬲閉而成冬故曰履霜堅氷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氷也言五月微陰始起至十一月堅氷至也夫王者之作因時爲法孝章皇帝深惟古人之道助三正之微定律著令巽承天心順物性命以致時雍然從變改以來年歲不熟穀價常貴人不寧安小吏不與國同心者率入十一月得死罪賊不問曲直便即格殺雖有疑罪不復讞正一夫吁嗟王道爲虧況於衆乎易十一月君子以議獄緩死可令疑罪使詳其法大辟

之科盡冬月乃斷其立春在十二月中者勿以報囚如故事後卒施行

論疑獄　　應劭

漢安帝時河間人尹次潁川人史玉皆坐殺人當死次兄初及玉母軍並詣官曹求代其命因縊而物故尚書陳忠以罪疑從輕議活次玉劭追駁之

尚書稱天秩有禮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而孫卿亦云凡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且懲其末也凡爵列官秩賞慶刑威皆以類相從使當其實也君德不副位能不稱官賞不酬功刑不應罪不祥莫大焉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百王之定制有法之成

科高祖入關雖尚約法然殺人者死亦無寬降夫時化則刑重時亂則刑輕書曰刑罰時輕時重此之謂也今次玉公以清時釋其私憾阻兵安忍僵屍道路朝恩在寬幸至冬獄而初軍愚猾妄自投斃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郭氏之父非錯刻峻遂能自隕其命班固亦云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傳曰僕妾感慨而致死者非能義勇顧無慮耳夫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燿殺戮也溫慈和惠以放天之生殖長育也是故春一草枯則為災秋一木華亦為異今殺無罪之初軍而活當死之次

玉其爲枯華不亦然乎陳忠不詳制刑之本而信一時之仁遂廣引八議求生之端夫親故賢能功貴勤賓豈有次玉當罪之科哉君乃小大以情原心定罪此爲求生非謂代死可以生也敗法亂政悔其可追

駁復讐議　　柳宗元

唐順宗時禮部員外郎柳宗元駁復讐議狀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邽人徐元慶者父爽爲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讐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爲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爲

賊虐凡爲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
無爲賊虐凡爲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
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
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傳于後代
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爲典可乎
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
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僞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
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
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于非辜州
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

能以戴天爲大恥枕戈爲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驁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以寃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

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爲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爲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爲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復讎議

韓愈

唐憲宗元和六年富平人梁悅爲父報讎殺人詣縣請罪勅議復讎韓愈議

右伏奉今月五日勅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讎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爲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

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

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爲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爲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讎者事狀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謹議

論大理寺斷寃獄不當劄子　歐陽修

宋仁宗時上

臣風聞大理寺近奏斷德州公案一道爲一班行王
守度謀殺妻事止斷杖六十私罪其守度所犯情理
極惡本因踰濫欲誘一求食婦人爲妻自持刃杖恐
逼正妻阿馬令其誣以姦事髠截頭髮又自以繩索
付與阿馬守度持刀在旁逼令自縊其命垂盡只爲
未有棺器却且解下其後又與繩索令自縊阿馬偶
得生逃臣略聞此大槩其他守度兇惡之狀備於案
牘人不忍聞阿馬幽苦寃枉如此而法吏止斷誣姦
降以杖罪竊以刑在禁惡法本原情今阿馬之寃於
情可憫守度所犯其惡難容若以法家斷罪舉重而

論則守度誣姦不實之罪輕迫人以死之情重原其用意合從謀殺凡謀殺之罪其類甚多或有兩相爭恨理直之人因發忿心殺害理曲之人者死與未死須被謀殺之刑豈比守度曲枉自身阿馬本無所爭備極陵辱迫以自裁虐害之情深於謀殺遠矣臣嘗伏讀眞宗皇帝賜諫臣之詔曰寃枉未申賞刑踰度者皆許論列今之寃婦臣職當言者也豈有聖主在上國法方行而令強暴之男敢逼人以死臣恐守度不誅則自今強者陵弱踈者害親國法遂隳人倫敗矣其王守度一宗公案伏望聖慈特令中書細詳

情理果如臣之所聞卽乞行刑法以止姦內取進止

國本中論刑法　宋孝宗時上　葉適

臣聞刑法所以待天下之有罪雖至親隆貴不得輒私而雖至親隆貴不能無罪則刑法不得不用然臣以爲人主能使其臣無犯君之法不當以刑法御其臣夫大主之所與共守其國家者自宰相以下至于一命之士皆必得天下之賢材而用之其不能無犯法者不得居也當舜之時旣放棄其鯀驩兜之徒其所與爲臣工岳牧者皆忠肅和惠明允篤誠之士故其治化之成至于匹夫小民猶無犯法者而況其官

師乎其後周文武最能得天下之賢材而用之遇以信厚而折旋之以禮樂故其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夫聚賢材于朝而分之以百官之事被服有雲龍藻火之章駕乘有和鸞旗旐之飾以至王奉牲幣執豆籩薦告宗廟類祀天神其盛若此而桎梏廢放黥劓殺戮之人安得參于其間楊雄有言曰周之士也貴夫士貴而後官貴官貴而後國貴國貴而後主尊然則周文武之所以貴其士禮其臣者能使之無犯法而未嘗以刑法御之者也取不能無犯法之人而材諸位則不免于以法御之有以

刑法御其臣之心則方其唯諾殿上委任尊寵若將有腹心股肱之寄者俄而桎梏廢放黥劓殺戮無所寬貸而其臣亦不能自必也故輕爲姦而多犯法嗚呼此非國家之利也漢高祖嘗裂數千里地使大功臣十數人南面而稱王既而禽滅葅醢至于宗族無有遺類其臣遂以禽獸自比故後世子孫習見前事不難于高爵重位以寵秩不肖之人而亦輕于以鈇鉞刀鋸加其身唐太宗嘗喜張蘊古所上大寶箴以爲愛已一旦以治獄疑似遽命斬之謂盧祖尚文武忠義使督交趾祖尚再三辭行亦誅死于朝堂而不

以爲慳其臣如王珪魏徵號爲面折庭爭亦莫有以爲非者然則當時以刑法御其下而快喜怒于殺戮雖高祖太宗之明不能免也竟以刑法御其下將以防姦臣而豈有意于輕殺人也哉自今攷之其姦臣未必得罪而延頸就戮前後相望者皆善人君子也夫不能以禮化姦臣之心而以刑濫忠臣之罰國家將何使焉適所以借姦臣而爲之資耳盖舜文王之意迄周衰而亡歷秦漢隋唐而不復與至于藝祖太宗而後盡去前世帝王苛刻猜忍之意一以寬大忠信進退禮節卽遇其臣下受禪之始因其故相委任

六年而後罷太宗召拜近臣嘗命擇良日曰朕欲其保終吉也盧多遜事發當時以爲所坐大逆法旣具矣以其嘗與國事止命竄流盖漢之三公無以善去位者不自殺則受誅其輕甚者猶以醜辭策之而自眞宗仁宗以來執政大臣之將去也必使之連疏自乞若將不得已而後從者又爲之遷官加賜而付以重地前世之臣以諫諍忤旨而死者皆是也祖宗不惟不怒又遷擢之以至于公卿神宗嘗疑其臣之罷惰而不任職者當汰而不忍始盖宮觀之員廩之以粟而不責以事後遂爲定法其後章惇天權嘗欲興

劉摯之獄以殺黨人而哲宗不從蔡京當國又欲殺天下士而徽宗不聽紹興初誤聽宰相誅諫官二人尋復自悔下詔責躬以謝天下故雖權臣用事二十年間予奪惟意而無殺士大夫之禍夫進人以禮退人以義而不以刑法御其臣者無過于祖宗之世蓋秦漢之風息滅不繼而舜文王之意復與天下之臣至有怯懦過當舉手畏法者矣未有強愎不遜傲法以自便者也若其逆亂反側起于父兄子弟之間者蓋不復有也夫不以刑法御臣下而與臣下共守法此豈非祖宗爲國之本意而舜文王之俗然歟

論姦民猾吏狀

宋光宗淳熙上奏曰　　衛涇

臣竊惟國家法令非不詳盡州縣奉行弗虔猾吏姦民相軸爲虐善良受弊無所赴愬此蠹害治之大者也臣伏見孝宗皇帝即位甫閱三月內出寬恤十八事條畫纖悉燦然備具洞燭幽隱曲當事情欺僞不容姦猾知懼一時頒行中外呼舞二十八載之間所以結人心固邦本抑有助焉惟是比年以來因循玩習視爲虛文臣嘗攷求大畧實多切于今日之務未暇徧舉姑以治私販鞫盜賊姦民挾詐以汚善良猾

吏並緣以徼賄賂二者之弊尤切於民者爲陛下陳之盖私販盜賊無非鄉村之惡少亡頼必有大姦巨猾爲之橐槖常時旣與固結緩急相爲表裏一旦敗露縱加窮治迄莫肯言方藉其營救於外以爲異日之地而善良之民粗安衣食素無交涉徒以平日强賣不售假貸無時圖復私讎陰受指教或謂資給停着或謂同黨分贓官非其人付之吏手惟意所欲妄行供稱獄吏利於請求不究虛實株連枝蔓追呼煩擾肆其溪壑旣厭所欲卒從末㳄有司或不加察無辜反抵深文間有一二僅能自明而誅剥之餘家已

稜矣姦民復出爲患盖無悛心獄訟繁滋所在若是箠楚之下何求不獲寃枉之聲聞於道路此豈聖世之所宜有耶臣恭惟陛下嗣服以來發政施仁率遵祖武每聞民間利病罷行恐後顧州縣吏不本法意爲民害有如前所陳者安可不加禁戢乎臣伏願陛下特降處旨檢坐紹興三十二年寃郵詔條申嚴約束俾州縣各務遵守內委御史外委諸路監司糾其不如令者必罰無赦庶幾姦猾革心善良安業刑得其平獄無寃濫亦足以感召和氣災沴不生其於仁政豈爲小補惟陛下留神幸甚

請復叔舉論淫刑　聲子

初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為國者賞不

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失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於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

死於四方而爲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爲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四子者其去樂殺之不出竹栰無何荼邪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爲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以爲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明日將

戮行歸者而逸楚因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
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爲也子反
與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
以爲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
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爲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
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爲患則子靈之爲
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爲
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
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
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吾乃

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爲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

上尚德緩刑書　路溫舒

漢宣帝初即位溫舒署奏曹掾守廷尉史上書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

察禍變之故迺皇天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胷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薰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

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勠力安家然太平未盡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驅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盡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詞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

邦則鍛鍊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皐陶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鍊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無極偷爲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云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政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臣所謂一尚存焉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汚瑾瑜匿惡國君含垢惟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

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

世永履和樂與天無極天下幸甚上善其言

除苛政疏　陳寵

漢章帝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決事率近於重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

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不濫故唐堯著典眚災肆赦周公作戒勿誤庶獄伯夷之典惟敬五刑以成三德由此言之聖賢之政以刑罰爲首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姦慝姦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陛下即位率由此義數詔羣僚弘崇晏

晏而有司執事未悉奉承典刑用法猶尚深刻斷獄者急於篣格酷烈之痛執憲者煩於詆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縱威福夫爲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僑之仁政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方今聖德充塞假于上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箠楚以濟羣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

政刑暴濫疏　漢桓帝時上　襄楷

臣聞皇天不言以文象設教堯舜雖聖必歷象日月星辰察五緯所在故能享百年之壽爲萬世之法臣

又見去歲五月熒惑入太微犯帝座出端門不軌常道其閏月庚辰太白入房犯心小星震動中耀中耀天王也傍小星者天王子也夫太微天廷五帝之坐而金火罰星揚光其中於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法無繼嗣今年歲星久守太微逆行西至掖門還竊執法歲為木精好生惡殺而淹留不去者咎在仁德不修誅罰太酷前七年十二月熒惑與歲星俱入軒轅逆行四十餘日而鄧皇后誅其冬大寒殺鳥獸害魚鱉城傍竹柏之葉有傷枯者臣聞於師曰柏傷竹枯不出三年天子當之今洛陽城中人夜無故叫呼云

有火光人聲正諠於占亦與竹栢枯同自春夏以來
連有霜雹及大雨雷皆臣作威作福刑罰急刻之所
感也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志除姦邪其所
誅翦皆合人望而陛下受閹豎之譖乃遠加考逮三
公上書乞哀瓆等不見採察而嚴被譴讓憂國之臣
將遂杜口矣臣聞殺無罪誅賢者禍及三世自陛下
即位以來頻行誅伐梁寇孫鄧並見族滅其從坐者
又非其數李雲上書明主所不當諱杜衆乞死諒以
感悟聖朝曾無赦宥而并被殘戮天下之人咸知其
寃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者也永

平舊典諸當重論皆須冬獄先請後刑所以重人命也頃數十歲以來州郡翫習又欲避請讞之煩輒託疾病多死牢獄長吏殺生自己死者多非其罪魂神寃結無所歸訴淫厲疾疫自此而起昔文王一妻誕致十子今宮女數千未聞慶育宜修德省刑以廣螽斯之祚又七年六月十三日河內野王山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扶風有星隕為石聲聞三郡夫龍形狀不一小大無常故周易況之大人帝王以為符瑞或聞河內龍死諱以為蛇夫龍能變化蛇亦有神皆不當死昔秦之將衰華山神操璧以授鄭客曰今年祖

龍死始皇逃之死於沙丘王莽天鳳二年訛言黃山宮有死龍之異後漢誅莽光武復興虛言猶然況於實邪夫星辰麗天猶萬國之附王者也下將畔上故星亦畔天石者安類墮者失埶春秋五石隕宋其後襄公爲楚所執秦之亡也石隕東郡今隕扶風與先帝園陵相近不有大喪必有畔逆案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及學門自壞者也臣以爲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爲陽諸侯欲爲帝也太學天子教化之宮其門無故自壞者言文德將喪教化廢也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

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厲疫三者並時而有河清

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以爲異也臣前上琅邪宮崇受干吉神書不合明聽臣聞布穀鳴於孟夏蟋蟀吟於始秋物有微而志信人有賤而言忠臣雖至賤誠願賜清閒極盡所言

諫除濫刑疏　朱敬則

唐武后稱制天下頗流言遂開告密羅織之路興大獄諸將相大臣已幷命事尤盛敬則上疏

臣聞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門張公室棄無用之費損不急之官惜日愛功疾耕

急戰人繁國富乃屠諸侯此救弊之術也故曰刻薄可施於進趨變詐可陳於攻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况鋒鏑已銷石城又毀諒可易之以寬恭潤之以淳和八風之樂以柔之三代之禮以導之秦既不然淫虐滋甚往而不返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陸賈叔孫通之事漢王也當滎陽成皐之閒糧饋已窮智勇俱困不敢開一說效一奇惟進豪猾之才薦貪暴之客及區宇適平干戈向戢金鼓之聲未歇傷痍之痛尚聞二子顧盼有餘能乃陳詩書說禮樂開王道謀帝圖高皇帝忿曰吾以馬上得之安事詩

青平對曰馬上得之可馬上理之乎高皇默然於是陸賈著新語叔孫通定禮樂始知天子之尊此知變之善也向使高皇排二子而不數置詩書而不顧重攻戰之吏尊首級之材復道爭功張良已知其變拔劍擊柱吾屬不得無謀即畧漏難逾何二十帝乎亡秦是續何二百年乎故曰仁義者聖人之蘧廬禮經者先王之陳迹然則祝辭向畢芻狗須投淳精已流糟粕可棄仁義尚捨兒輕此者乎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二叔流言四凶搆難不設鉤距無以應天順人不切刑名不可摧姦息暴故置神器開告端曲直之

影必呈包藏之心盡露神道助直無罪不除人心保豈無妖不戮以茲妙筭窮造化之幽深用此神謀入天人之秘術故能計不下席聽不出閫蒼生晏然紫宸易主大哉偉哉無得而稱也豈比造攻鳴條大戰牧野血變草木頭折不周可同年而語乎然而戀趨無善迹促柱少和聲拯溺不規行療饑非問食卽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芻狗也伏願覽秦漢之得失考時事之合宜審糟粕之可遺覺籧廬之須毀見幾而作豈勞終日乎陛下必不可偃蹇太平徘徊中路伏願改法制立章程下恬愉之辭流曠蕩之澤斷華非

之牙角頓奸險之鋒芒塞羅織之源掃朋黨之迹使天下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

乞除非法之刑 宋眞宗時 錢易

臣竊聞聖人之爲政也太上以仁其次以智仁智不行上下無信是以刑之設也盖國家不得已而用之約禮從輕察罪肆赦聖人實有惻傷之心焉是以刑之用期于無刑爾非欲毒于民也凡考罪之獄則五辭五聽無有疑屈然後擇其時而行之古者肅其不可盡行乃施許贖之典則君之省刑愛民斷可知矣堯之時誅四罪止曰殛鯀于羽山竄三苗戮驩兜斬

共工于其處然此四罪者皆殺戮滅絕之典也盖堯之仁聖而四者雖凶尚惡言殺是故國之重者莫先乎刑刑之傷者無至于殺乃修其法式以節其用刑不本于法則刑黷刑黷則法無據法無據則國政紊國政紊則臣不敢言臣不敢言則一人專善惡之心以制天下燭理不及則幾于亂矣秦任商鞅仁智不行而厚于法天欲喪秦而始皇復酷於民棄三代之法恣一時之威行肉刑族誅之例爲秦民者皆寃之殘害父母之體令受苦痛一人有過而九族遭誅漢祖既入關蕭何以文無害居宰相故約秦之法爲三

章文帝有德詔除肉刑此盖秦漢是非明在簡代人
古之肉刑者劓椓黥刖之類然此刑者非死刑也以
其身命尚存令受其刑後代尚以為虐而絕之死刑
者有二焉大斬小絞絞者以首領猶全故分二等百
代奉之以為常法有司承式罔敢增變竊見近代以
來非法之刑不知建於何時本於何法律文不載無
以證之亦累代法吏不敢言至于今日乃或行之劫
殺人白日奪物背軍逃走與造惡逆者或時有非常
之罪者不從法司所斷皆支解臠割斷截手足坐釘
立釘鈎背烙筋及諸雜受刑者身見白骨而口眼之

具猶動四體分落而呻痛之聲未息置之闤闠以示
徒衆四方之外長吏殘暴更加增造取心活剥所不
忍言十五年前杭州妖僧造變數歲前蜀部兩回作
亂事平後多用此刑亦恐仁聖之朝不能除之則永
爲訛法今蓋以已死之刑復加臠截斷割此即古之
五虐之刑不酷於今矣凡罪當死故重矣刑止于殺
則絞斬行焉而使先受若痛臠截斷割然後就刑然
亦非欲黷於刑所貴誡於後人令無犯者臣淳化中
寄居壽春縣見巡檢使生釘一賊而於集衆之際猶
盜人物者此豈嚴刑可誡乎若使嚴刑可誡則秦之

天下無一黠首爲盜賊矣漢文措刑示亂國矣三代
以來當先刑矣濟之以刑亦不當言民免而無恥矣
臣愚見以謂一人愛民民亦愛一人既愛於上則奉
上而懼苟以嚴刑欲誡則懼未至而怨已深伏惟陛
下化理天下德感中外事天地如父母愛赤子如嬰
孺僭僞悉蕩祥瑞疊現古帝王不能行之者皆行之
近代未復古者悉復之臣恐近代非法之刑非陛下
能除之則後代相承蓋爲常行矣臣又竊見唐文皇
以人之五藏繫于背有罪者仍不行鞭背慮傷其命
故于令稱善理天下能保社稷皆曰文皇放死罪四

百令歸畢農然後就法至期而無一人不到者此豈在嚴也且近廣州僭稱帝號埋廣以酷死于毒刑湯煎鋸解靡所不至廣民怨之立于刀刃今之史傳貶以尚刑太祖神德皇帝平之而絕其法廣民于今歌頌鼓舞方保其生死亦無怨今或非法之刑不除亦恐政闕况割心刖脛獨夫受行之矣為萬古所笑今以此為刑臣恥之陛下亦必恥之非臣盡心報政孰肯言於陛下非陛下大聖仁慈孰能信臣而行之哉臣不勝深有所望乞自今後明下詔書斷天下非法之刑止存絞斬則仁政王道盡在此矣陛下從而行

之則誅臣一身愚直之罪亦幸矣

論陰雪宜德刑並用　蘇轍

宋哲宗元祐六年戶部侍郎蘇轍上

臣伏見自去冬至今陰雪繼作罷民凍餒困斃道路聖心憂勞何所不至蓋嘗命有司發內庫之錢出司農之粟竭大府之炭以濟其急矣猶以爲未也則擇犴獄罷夫役凡可以惠民之事無不爲矣而天意不順雨雪如故臣竊惑之臣嘗觀先儒論五行之說以爲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常寒故周之末世舒緩微弱政在臣下則天應之以燠暖秦之末世

峻刑暴歛海內重足而立則天應之以寒慄是以周亡無寒歲秦滅無燠年信如此言則朝廷之政令豈失於急歟竊惟二聖臨御以來革敝去煩施惠已廣凡所措置雖未盡得而民獲其所欲者多矣苟以爲急雖三尺童子不信也然則陰雪之應其咎安在臣聞商高宗雊雉於鼎其臣祖已告之曰惟先格王正厥事夫所謂正厥事者無常事也惟因其非而正之耳故臣竊推之古事以爲天大雷電以風而成王應之以逆周公衛國大旱而文公應之以伐邢夫親任三公非所以止風而興師伐人非所以致雨彼既爲

之不疑而天亦報之如響者鮮得其時而其事[illegible]
[illegible]廷者天地之[illegible]
氣一有過差[illegible]不能以[illegible]其[illegible]
不失則春夏之際又將復旱此其類似有以致之者
古之為政德刑並用寬猛相濟使天下懷其惠而畏
其威民氣充塞而天地從之故陽不過而陰不忒自
頃以來朝廷之政專以容悅為先務。下觀望化而
為一監司之臣以不抗有罪為賢郡縣之官以寬弛
租賦縱釋酒稅為候至於省臺寺監亦未聞有正身
治事以辨集聞者也何者朝廷方兼容是非以不事

再爲安靜以不別白黑爲寬大是以至此極也臣竊惟朝廷之意其始蓋欲以寬治民耳而不知姦臣務逆承其間以從虐細民其弊不可勝數名雖近寬而其實錮虐也陛下誠欲消伏此變宜訓敕大臣使之守法度立綱紀信賞必罰使羣下曉然知有所畏苟朝廷無偏甚不舉之政則陰陽過差沴沴則擾往而不反之氣宜可得而止也不然雖空府庫竭倉廪以賑貧窮破囹圄焚鞭朴以縱罪戾臣恐天之意未易回也臣待罪史官以簿書米鹽爲職則侵而言罪臣不敢然陛下頃自疎外擢臣而用之二年之間拔

位於此豈欲責臣覼縷以更革自效何足以盡其[illegible]
萬死獻言惟陛下裁擇

國本下論用刑　宋孝宗時上　葉適

臣惟歷代用刑各有輕重不能盡察然大要其君賢而所任者仁人也則用刑常輕其君不賢而所任者非仁人也則用刑常重非惟用刑為然歷代之議刑者亦莫不然蓋其人君子也則議刑常輕其人小人也則議刑常重故觀其所用可以知其人因觀其所議可以知其人然而未也蓋其君賢君也而用刑不免於過重其人君子也而議刑亦不免於過重以

爲重刑所以致治非重刑而天下不可治者是可嘆也天下苦秦之刑重而欲輕之久矣然而隨其時之輕重而終於不能輕一代之刑夫後世有天下之長者莫若漢與唐其能求所以輕刑之意者亦莫若漢與唐而卒之能輕一代之刑者莫若吾宋也漢唐之時雖號治世猶多造大獄根連株逮或數千里會逮久者積數歲而不解公卿以下重足待命其論囚報重一郡之內一日有殺至數百人凡此者今天下之所未嘗有也五代暴亂承用重刑盜一錢以上輒死而茶鹽榷酤升合銖兩之犯至無生出者行獄所

刑尤殘酷無法不啻若桀紂祖宗之世或漸斟[illegible][illegible]盡除之而修刑具五刑相收連坐之刑皆漢唐之所常用者此亦今天下之所未嘗見聞也夫以前世用刑之重而民亦無畏刑之心滋長其悍虐視性命生死如旦暮或白晝挺刃殺人於市或報仇行俠而天下大姓姦豪皆持生殺人之權殺人未必死傷人未必刑而弱子幼弟有竊息而不敢言者少年亡賴纂人於獄官寺之外商旅至不敢行若此今皆民之所無也夫天下之俗燕趙強果齊楚輕闕蜀人多怨至於激其所耻動其所憤皆有不畏死之心惟至仁可

以柔之雖其自棄於盜賊者亦非重法之所能治此今日之所以用刑獨輕於前世而民之自愛而畏法亦遠過於前世也雖然今世之用刑比漢唐爲輕比三代則爲重而後世之所以制刑者則雖三代不能及也夫山澤之產三代雖不以與民而亦未嘗禁民以自利均田輕稅而民無爲生之苦惟其狼戾不遜以身犯法者乃得而刑誅之要之今世之民自得罪者其實無幾而坐鹽茶榷酤及他比巧法田役賦斂之不齊以陷於罪者十分之居其六七矣故曰比三代之刑爲重三代之肉刑也其刑雖省而一或行之

則其肢體殘壞至於終身亦已甚矣文王周公旣
承而不能變而論者則以爲後世之刑不及上世之
肉刑也豈不痛哉嗚呼後世之制刑人於三代今旣
行之矣今世之用刑重於三代顧未能輕也則恤之
而已矣然則祖宗之恤刑可謂至矣以恤刑之仁行
制刑之仁輕於漢唐而庶幾於三代深省無公名乎
者無後患重失入之坐厚雪冤之賞是故無智力之
治無兵甲之強無險要之固德澤雖未大利於天下
而民不携貳天下安寍室家相保未嘗有匹夫橫行
之變下人謀上之奸者能隆禮以御其臣而恤刑以

變其民故此二者國家之大本無窮之術不可變之俗也故臣之不肖以為誠使天下之賢君不免有重刑之心而天下之君子不免有重誅刑之心者其禍最大其憂最甚此不可以不極慮而深言也嗚呼有自來矣求一切之治而不知天下之情怨一人之罪而有并嫉天下之意用一朝之快貽無窮之患而不察也豈不過哉夫二百餘年之國本在是天下安之也久矣培之使益堅養之使不傷夫誰得而動之不顧而變其安危之端必自是始雖賈誼陸贄復生為今日計未有以易此也

訟王尊書　　　　公乘興

漢成帝河平二年御史大夫張忠奏京兆尹王尊暴虐免官吏民多稱惜之湖三老公乘興等上書訟之

尊治京兆功效日著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剽劫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師露衆曠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坐黜群盜寖彊吏氣傷沮流聞四方為國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愛金爵重賞關內侯寬中使問所徵故司隸校尉王尊捕群盜方略拜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尊盡節勞心夙夜思職卑體下士厲奔

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賊亂蠲除民反農業拊循貧弱鉏耘豪强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萬章翦張禁酒趙放杜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軌上干王法下亂吏治并兼役使漁小民爲百姓豺狼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討尊以正法案誅皆伏其辜姦邪銷釋吏民說服尊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名將所不及雖拜爲真未有殊絶褒賞加於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爲國家憂無承用詔書之意靖言庸違象恭滔天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故爲尊書佐素

行陰賊惡口不信好以刀筆陷人於法輔常附從尊大奴利家利家捽搏其頰兒子閎拔刀欲剄之輔以故深怨疾毒欲傷害尊疑輔內懷怨恨外依公事建畫為此議傳致奏文浸潤加誣以復私怨昔白起為秦將東破韓魏南拔郢都應侯譖之賜死杜郵吳起為魏守西河而秦韓不敢犯讒人間焉斥逐奔楚秦聽浸潤以誅良將魏信讒言以逐賢守此皆偏聽不明失人之患也臣等竊痛傷尊修身絜己砥節守公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彊誅不制之賊解國家之憂功著職修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

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佻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獨掩怨讐之偏奏被共工之大惡無所陳愬罪尊以京師廢亂羣盜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爲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矣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夫人臣而傷害陰陽死誅之罪也靖言庸違放殛之刑也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放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

巳卽不如章飾文深詆以懲無罪亦宜有誅以懲[illegible]

賊之口絕詐欺之路惟明主參詳使白黑分別

訟馬援書　　朱勃

光武時馬援在交趾常餌薏苡實軍還載之一車及援卒有上書譖之者云皆明珠文犀馬武等皆以章言其狀光武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槀葬城西賓客故人莫敢與會前雲陽令同郡朱勃詣闕上言

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採其一美不求備於衆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禮葬田橫大臣曠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爲國之所愼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燕將據聊而不下

豈其甘心末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竊見故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拔自西州欽慕聖義間關險難觸冒萬死孤立羣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口豈顧計哉寧自知當要七郡之[illegible]侯之福耶八年車駕西討隗囂國計狐疑衆營未集援建宜進之策卒破西州及吳漢下隴冀路斷隔唯獨狄道為國堅守士民饑困寄命漏刻援奉詔西使鎮慰邊衆乃招集豪傑曉誘羌戎謀如涌泉勢如轉規遂救倒懸之急存幾亡之城兵全師進因糧敵人隴冀略平而獨守空郡兵動有功師進輒克銖鋤先零緣入山谷

猛怒力戰飛矢貫脛又出征交趾士多瘴氣援與妻子生訣無悔吝之心遂斬滅徵側克平一州間復南討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爲得不進未必爲非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毀卒遇三夫之言橫被誣罔之讒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爲之訟臣竊傷之夫明主醲於用賞約於用刑

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軍不問出入所爲豈復疑以錢穀間哉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自免於讒此鄒陽之所悲也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惟陛下留思竪儒之言無使功臣懷恨黄泉臣聞春秋之義罪以功除聖王之祀臣有五義若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内之望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竊感欒布哭彭越之義冒陳悲憤戰慄闕廷

訟蓋寛饒書　鄭昌

漢宣帝時諫大夫鄭昌愍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為文吏所詆挫上書頌寬饒曰

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太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

論甘延壽等疏　劉向

漢元帝時上初宣帝時郅支單于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己困辱漢使者初元元年遣使奉獻因求侍子願為內附漢遣衛司馬谷吉送之既至郅支怒竟殺吉等自知負漢遂西奔康居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吉等死郅支不肯奉詔建昭三年湯與延壽出西域湯

為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既領外國與延壽謀矯制發城郭諸國兵斬郅支單于首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為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為國招難漸不可開元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議久不決宗正劉向上疏云

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攬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搴歙侯之旗斬郅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慴伏莫不懼震呼

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勳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爲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荊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

先敘延壽湯之功

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為遠况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于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損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三年之勞而厪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毋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彊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

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

訟陳湯疏　　谷永

漢成帝時射聲校尉陳湯坐免後上書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也按驗實王子湯下獄當死大中大夫谷永上書訟湯

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仄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

敢南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
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竊見關內
侯臣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
不加策慮愊億義勇奮發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踰
集都賴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
之宿耻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
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
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為秦將南拔郢都北
阬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
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

帝介胄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為罪無然赦之意周

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夫犬馬有勞

於人尚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

於鼙鼓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

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

上訟陳湯書 漢哀帝時上　耿育

延壽湯為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

討絕域不羈之君繫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

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改年垂歷傳之無窮應是

南郡獻白虎邊垂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

志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尊主威排妬有功使湯塊然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燉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為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

傒當饑之蓄又無武帝薦延梟俊禽敵之臣獨有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爲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唇舌爲嫉妬之臣所繫虜耳此臣所以爲國家尤戚戚也

訟馮奉世疏　杜欽

漢成帝時馮奉世死後二年西城都護甘延壽以誅郅支單于封爲列侯於是杜欽上疏追訟之

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左將軍奉世以衛候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議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故不得侯今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爲列侯臣愚以爲比罪則郅支薄量敵則莎車衆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爲功於邊境安慮敗則延壽爲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疑生無常惑生不知所從無常則節

立不知所從則百姓無所措手足奉世圖難忘死信命殊俗威功自著爲世使表獨抑厥而不揚非聖主所以塞疑厲節之意也願下有司議

諫誅趙騰　　　　張　晧

漢安帝時清河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政章下有司收騰繫考所引黨輩八十餘人皆以誹謗當伏重法晧上疏

臣聞堯舜立敢諫之鼓三王樹誹謗之木春秋採善書惡聖主不罪芻蕘騰等雖干上犯法所言本欲盡忠正諫如當誅戮天下杜口塞諫爭之源非所以昭德示後也

徙中上書　龐參

漢安帝永初元年京州先零種羌反畔遣車
駕騎將軍鄧騭討之參於徙中使其子俊上
書

方今西州流民擾動而徵發不絕水潦不休地力不
復重之以大軍疲之以遠戍農功消於轉運資財竭
於徵發田疇不得墾闢禾稼不得收入搏手困窮無
望來秋百姓力屈不復堪命臣愚以爲萬里運糧遠
就羌戍不若總兵養衆以待其疲車騎將軍宜且振
旅留征西校尉任尚使督涼州士民轉居三輔休徭
役以助其時止煩賦以益其財令男得耕種女得織

繼然後蓄精銳乘懈沮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則邊人之仇報奔北之恥雪矣

奏彈劉整　任昉

梁武帝時御史中丞臣任昉上

臣聞馬援奉嫂不冠不入汜毓字孤家無常子是以義士節夫聞之有立千載美談斯爲稱首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案齊故西陽內史劉寅妻范詣臺訴列稱出適劉氏二十許年劉氏喪亡撫養孤弱叔郎整恒欲傷害侵奪分前奴教子當伯並已入衆又以錢婢姊妹弟溫仍留奴自使又奪寅息逡婢綠草

私貸得錢並不分遂寅第二麽息師利去歲十月往
整田上經十二月整便責范米六斗哺食米未展送
忽至户前閙箔攘拳大罵突進房中屏風上取車帷
堆米去二月九日夜婢采音偷車欄夾杖龍牽范問
失物之意整便打息遂整及母并奴婢等六人來共
至范屋中高聲大罵婢采音舉手査范臂求攝檢如
訴狀輙攝整父舊使奴海蛤到臺辨問列稱整亡父
興道先爲零陵郡得奴婢四人分財以奴教子乞大
息寅寅亡後第二弟整仍奪教子云應入衆整便留
自使婢姊及弟各准錢五千文不分遂其奴當伯先

是衆奴整兄弟未分財之前整兄寅以當伯賍錢七

千共衆作田寅罷西陽郡還雖未別火食寅以私錢

七千贖當伯仍使上廣州去後寅喪亡整兄弟後分

奴婢唯餘婢綠草入衆整復云寅未分財贖當伯又

應屬衆整意貪得當伯推綠草與逡整規當伯行還

擬欲自取當伯遂經七年不返整疑已死亡不迴更

奪取婢綠草貨得錢七千整兄弟及姊共分此錢又

不分逡寅妻范云當伯是亡夫私贖應屬息逡當伯

大監二年六月從廣州還至整復奪取云應充衆準

雇借上廣州四年夫直今在整處使進責整婢采音

劉整兄寅第二息師利去年十月十二日忽往整墅
停住十二日整就兄妻范求米六斗哺食范未得還
整怒仍自進范所住屏風上取車帷爲質范送米六
斗整則納受范今年二月九日夜云失車欄子夾枝
龍牽等范及息逡道是采音所偷整聞聲仍打逡范
喚問何意打我兒整母子爾時便同出中庭隔箔與
范相罵婢采音及奴教子楚玉法忠等四人于時在
整子母左右整語采音其道汝偷車校具汝何不進
裹罵之旣進爭口舉手誤查范臂車欄夾杖龍牽實
非采音所偷進責寅妻范奴苟奴列稱娘去二月九

日夜失車欄夾杖龍牽疑是整婢采音所偷苟奴與
郎遂往津陽門糴米遇見采音在津陽門賣車欄
牽苟奴登時欲捉取遂語苟奴已爾不須復取苟奴
隱僻少時伺視人買龍牽售五千錢苟奴仍隨逐歸
宅不見度錢並如采音苟奴等列狀粗與范訴相應
重覈當伯教子列稱被奪今在整處使悉與海蛤列
不異以事訴法令史潘僧尚議整若輙略兄子遂分
前婢貨賣及奴教子等私使若無官令輙收付近獄
測治諸所連逮辯應洗之源姿之獄官悉以法制從
事如法所稱整即主臣謹案新除中軍參軍臣劉整

閭閻闒茸名教所絕直以前代外戚仕因紈袴惡積
釁稔親舊側口理絕通問而妄肆醜辭終久不悛而
謬加大杖薛包分財取其老弱高鳳自穢爭訟寡嫂
未見孟嘗之深心惟傚文通之僞迹昔人睦親衣無
常主整之撫姪食有故人何其不能折契鍾庾而稽
椎交質人之無情一何至此實教義所不容紳冕所
共棄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整新除官輒勒外收付
廷尉法獄治罪諸所連逮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
法制從事婢采音不款偷車欄龍牽請付獄測實其
宗長及地界職司初無糾舉及連逮請所不足申盡臣

[illegible]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稽首以聞

救李邕書　　孔　璋

唐玄宗時陳州刺史李邕素輕張說與相惡會仇人告邕贓貨枉法下獄當死許州人孔璋上書曰

臣聞明主御寓捨過舉能取材棄行烈士抗節勇不避死見危授命晉用林父豈念過乎漢用陳平豈念行乎禽息殞身豈愛死乎向若林父誅陳平死百里不用晏嬰見逐是晉無赤狄之土漢無天下之資秦不并西戎齊不霸東海矣臣伏見陳州刺史李邕學成師範文堪經國剛毅忠烈難不苟免往者張易之

用權人畏其口而邕折其角韋氏特勢言出禍應而邕挫其鋒雖身受屈終致謀中損卽邕有大造於我家邦也且斯人所能者極孤恤窮救乏賑惠積而便散家無私聚今閉坐贓下吏鞫訊待報將至極刑死在朝夕臣閉生無益於國不若殺身以明賢臣朽賤庸夫輪轅無取獸息禽視雖生何爲況賢爲國寶社稷之衛是臣痛惜深矣臣願上六尺之軀甘受齊斧以代邕死臣之死所謂落一毛邕之生有足照千里然臣與邕生平不疑臣知有邕邕不知有臣臣不速邕明矣夫知賢而舉仁也代人任患義也臣獲二善而

死死且不朽則又何求陛下若以臣之愚不足以瀆
邕鴈門縫掖有効矣伏惟陛下寬邕之生速臣之死
令邕率德改行想林父之功使臣得瞑目黃泉附廿
郭之迹臣之大願畢矣陛下即以陽和之始難於用
鉞俟天成命敢忘伏劍豈煩大刑然後歸死皇天后
土實照臣之心昔吳楚七國叛因亞夫得劇孟則寇
不足憂夫以一賢之能敵七國之衆伏惟敷含垢之
道存棄瑕之義遠思劇孟近取李邕豈惟成愷悌之
澤實亦歸天下之望況大禮之後天地更新赦而復
論人誰無罪惟明主圖之臣聞士爲知己者死且臣

不爲死者所知其於死者豈獨爲惜邑之賢亦成陛下矜能之德惟明主圖之

商量處置竇參事體狀　陸贄

唐德宗建元中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陸贄上

右希顏奉宣進止朝來共卿等商量竇參事卿等所奏雖於大體甚好然此人交結中外意在不測朕試根尋灼然審知情狀所以有此商量又聞竇參在彼處亦共諸處交通不絕社稷事重卿等只合與朕同憂宜即作文書進來此事非小不可更遲者臣面承深旨又奉密宣皆以社稷爲言又知根尋已審敢不

上同憂憤內絕狐疑豈願遲迴更須念慮但以當經
重任斯謂大臣進退之間猶宜有禮誅戮之際不可
無名劉晏久掌貨財當時亦招怨讟及加罪責事不
分明叛者既得以為辭衆人亦為之憐愍用刑暧昧
損累不輕事列未遑所宜追慎竇參頃司鈞軸頗怙
恩私貪饕貨財引縱親黨此則朝廷同議天下共傳
至於潛懷異圖將起大惡跡既未露人皆莫知臣等
親奉威顏議加刑辟但聞凶險之意尚昧結構之由
况在衆流何由察悉忽行峻罰必謂冤誣摹情震驚
事亦非細若不付外推鞫則恐難定罪名乞留聖聰

更少詳度竇參于臣素分陛下固所明知有何顧懷輙欲營救良以事關國體義絕私嫌所冀典刑不濫於清時君道免虧於聖德特希天鑒俯亮愚誠謹奏

奏議竇參等官狀　　陸贄

右希顏奉宣進止竇參結朕左右兼有陰謀皆有憑據事不矇昧只緣連及處多不可推按卿等宜更商量若絕恐事體不穩即且流貶向絕遠惡處竇申嘗與李則之首末同惡無所不至又並微細不比竇參宜更商量處置其竇參等所有朋黨親密並不可令在側近宜便條疏盡發遣向僻遠無兵馬處先雖已

經流貶更移何遠惡處者伏以賀參罪犯誠合冰炭
聖德含弘務全事體特寬嚴憲俯貸餘生始終之恩
實足感於庶品仁育之惠不獨幸於斯人所識臣官
謹具別狀其賀榮賀申李則之等既皆同惡固亦難
容然以得罪相因法有首從首當居重從合差輕參
既蒙恩矜全申等亦宜減降又於賞典之內亦有淑
慝之殊稍示區分足彰勸勵賀榮與參雖是近屬亦
甚相親然於疑忌之中都無邪僻之事乃聞激憤屢
有直言因此漸搆猜嫌晚年頗見疎忌若論今者陰
事則尚未究端由如據此來所行必應不至兇險恐

須差異以表詳明臣等商量賈粲更貶遠官賈中則之並除名配流謹具狀進擬庶允從輕之典以洽好生之恩夫趨勢附權時俗常態苟無高節出衆何能特立不羣賈粲久秉鈞衡特承寵渥君之所任孰敢不從或遊於門庭或結以中外或偏被接引或驟與薦延如此之徒十恒七八若聽流議皆謂黨私自非甚與親交安可悉從貶累况賈粲罷黜迨欲周星應是私黨近親當時並已連坐人心久定不可復提今者再責賈粲特緣別有結搆陛下親自詳究審得事情所與連謀固知定數今若普加譴斥則恐翻類淪

貲罪無指名誰不疑懼中外洶洶殊非令猷臣等謂
量除同謀陰邪事狀分明者其餘一切更無所問將
爲穩便未審可否

請不簿錄實叅莊宅狀　陸贄

右希顏奉宣進止凡是官吏貪濁取受錢物循並徵
贓實叅負朕至深廣納賄貨又更交結謀行惡事其
莊宅錢物奴婢之類豈不合收納入官實叅身既遠
貶亦恐被人破除隱沒今欲使人勾當收拾物等商
量可否者謹按國家典法沒入官產惟有兩科一謂
姦贓一謂叛逆皆須先鞫犯狀審得實情憲司察究

法寺論罪會府覆奏掖垣參詳如是悉無異詞然後謂之獄成而聞于天子其有抵于深辟者制可既下所司猶三五覆奏庶或宥之聖王愛人恤刑乃至如此精謹罪法既定方合徵收叛逆則盡沒其家姦贓則止懲所犯蓋示懲戒匪貪貨財何嘗有罪未斷有法未詳而可以納其資產者也伏惟聖德廣大如天包含懲忿於藂慝之中念終於常情之外已存惠貸不寘嚴刑今若簿錄其家竊恐以財傷義猥蒙下問實荷皇明輒罄愚誠仰祈天鑒謹奏

請釋趙貴先罪狀　　陸贄

右欽淑奉宣聖旨前者共卿商量趙貴先欲恕其罪
朕朝來更問諸將皆云貴先順從朱泚則是逆人合
依常刑不可寬捨衆人意旣如此應難釋放卿宜知
悉者臣愚以爲貴先從逆之罪法當不容貴先陷身
之由情則可恕陛下所議矜宥原其情也諸將所請
誅戮據於法也據法而除君之惡者人臣之常志原
情而安衆之危者人主之大權臣主之道旣殊通執
之方亦異其言各有當體各有宜事或相駮而無傷此
之謂也往以襄城告急詔命隴右發兵來救率衆東
行貴先即其部將于時軍至昭應適遇駕幸奉天乘

映馳歸鳳翔貴先獨主營幕進無總帥退閔亂兵遂爲賊泚所招紿以同迎鑾駕泚既反狀未露貴先安得不從已受邀留遂遭刼制身縻僞職兵隷兇徒雖居賊中亦不見任首末事跡簡在天心臣亦親承德音非獨聞於傳說其於情狀頗有足矜所可受責之辜唯在不能守節而死耳貴先儻能守節即是忠烈之徒固獲褒旌豈資寬捨凡所議讞蓋緣獄疑罪疑惟輕實編令典脅從罔理亦載聖謨况復懷光未殲希烈猶熾遭罹誘陷其類寔繁今京邑初平皇猷更始乃是汚俗覲化之日聖王布德之時所用刑章尤

宜審慎一輕一重理亂攸生宥之以恩則自新者遠
思歸命斷之以法則懷懼者姑務偷生衆心既偷然
勢思固不忍一朝之忿而貽累歲之憂昔衛匹夫之
談以輿億衆之役爲計若此夫何利之有焉最者殆
胡亂華染污士吏肅宗興復累降赦書罪止魁餘
所不問河朔遺孽既聞德澤之弘被且幸脅污之見
原人人皆自然尤各悔歸國之晚及乎三司按罪繼
用嚴科未降之流復喜得計慶緒將消而再結思明
已附而重攜浸長厲階至今爲梗豈不以任法吏而
虧權道小不忍而亂大謀者乎昔漢高帝既定四方

見諸將往往偶語謀反乃問張良曰爲之柰何良曰陛下所最恨者爲誰帝曰雍齒與我有舊而數窘我良曰今急封雍齒則人人自堅矣帝用良計諸將果安皆云雍齒且侯吾屬何患蓋以圖覇王者不辜於常制安反側者罔念於宿瑕今陛下有漢高之英貴先無雍齒之釁加戮不足威暴逆矜全可以定危疑明恕而行盛德斯在何所爲慮尚勞依違微臣區區上言蓋爲將來張本凡非首惡皆願從寛庶使負累之徒莫不聞風而化消姦宄誘慝之計開救亂降附之門此其大機不可失也陛下前意固爲善矣伏惟

不爲浮議所移謹奏

論田羣狀 唐武宗時上 李德裕

右臣數日來竊聞外議云田肇緣田羣抵法不食而終義動人倫無不傷歎伏見後漢時河間人尹次潁川人史玉皆坐殺人當死尹次兄初史玉母渾皆詣官曹求代其命因縊而物故漢帝哀之並赦其死既有故事敢不審陳臣若於中書公論必外爲人傳說臣對諸宰臣不敢議及此事今手狀陳奏實願發自天慈必冀中外人心無不感悅臣與田肇兄弟唯識其面未嘗交言班行共知罪敢謬妄況臣年近六十

位忝上公唯願竭肺肝上裨聖德豈敢稍涉情故罔惑聖聰此狀願留中不出

乞發遣親事官吳清等照證公事　傅堯俞

仁宗天聖四年皇城邏卒吳清誣奏富民殺人鞫治無狀自司須治帶內侍主者不遣監察御史傅堯俞上

近曾上言乞發遣親事官吳清等付開封府照證張文政公事至今未蒙施行臣竊思之深爲不便豈有報人殺人不從對辨獄詞未盡究抑可虞固非陛下仁惻慎刑之素意也臣伏料陛下非惜此數人但欲知外事恐沮塞之今後不敢報耳以臣所見實爲未

得若付之有司辨其是否而賞罰之則實非日間矣陛下維慮言者多耳儻但縱之使言一切不問則以賕結之者有罪不發以事忤之者無過被報雖判告盈前於陛下何益適足以煩刑禁而搖善良之心況今吳清等事與前後不同本屬城南地分乃報城東公事事實當賞吳清等而罪城東探報之人事虛則吳清等豈得免責苟罔辨是非蕩無拘檢臣恐此曹過蒙優假因勢作威誣陷平民漸不可長必有謂若沮此曹則陛下無由知外事者以此誤陛下幸深思臣言則事理可見伏望早賜指揮發遣免致淹延刑

禁且長小人之權臣不任怨激之至

又乞發遣親事官吳清等照證公事

宋仁宗時上　　司馬光

臣等伏聞皇城司親事官奏報有百姓殺人私用錢物休和事下開封府推鞫皆無事實緣勾元初巡察人照勘其皇城司庇護不肯交付臣等竊以祖宗開基之始人心未安恐有大姦陰謀無狀所以躬自選擇左右親信之人使之周流民間密行伺察當是之時萬一有挾私誣枉者則斧鉞隨之是以此曹皆知畏懼莫敢爲非今海內承平已踰百年上下安小人

無異望世變風移宜有釐革而因循苟且成大弊乃至帝室姻親諸司倉庫悉委此屬擅其過失虐作威福公受貨賂所愛則雖有大惡掩而不問所憎則舉動語言皆見揣摭臣等嘗病國家擇天下賢才以為公卿百官而猶不可信顧任此厮役小人以為耳目豈足恃哉今乃妄執平民加之死罪使人幽縶囹圄橫羅楚毒幸而不自誣服僅能辨明若更不聽有司詰問元初巡察之人少加懲戒臣恐此屬無復畏憚愈加恣横使京師吏民無所措其手足此豈合祖宗之意哉伏望朝廷指揮皇城司令送元初巡察人

下開封府推問本情或別有私嫌或察訪鹵莽各隨其狀依法施行仍自今後永爲定制庶可以塞欺罔之源絶侵冤之門以全國家至公之道

奉天論赦書事條狀　　陸贄

唐德宗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陸贄

上

右隱朝奉宣聖旨拜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臣令臣審看可否如有須改張處及事宜不盡條錄奏來者臣謹如詔旨詳省再三猶懼所見不周兼與諸學士等參考得失僉以爲綱條粗舉文理亦通事多循常辭不失舊用於平昔頗亦可行施之當今則恐未稱何

則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者不可以常語諭自陛下嗣承大寶志壹中區寅用甲兵竭取財賦吒庶未達於暫勞之旨而怨咨已深共孥不假以悔禍之期而患難繼起復以刪諭太峻禁防傷嚴上下不親情志多壅乃至變生都輦盜據宮闈九廟鞠隳於匪人六師出次於郊邑奔遁憂厄言之痛心自古禍亂所鍾罕有若此之暴今重圍雖解逋寇尚存裂土假王者四兇滔天僭帝者二竪又有顧瞻懷貳叛援黨姦其流寔繁不可悉數皇輿未復國柄未歸勞者未獲休功者未及賞困窮者未暇恤滯

抑者未克申將欲紓多難而收羣心唯在赦令誠信而已安危所屬其可忽諸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昔成湯遇災禱于桑野躬自尅勵以爲犠牲古人所謂割髮宜及膚翦爪宜侵體良以誠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者益不臻今茲德音亦類於是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招延不可以不廣潤澤不可以不弘宣暢鬱壅不可不洞開襟抱洗刷疵垢不可不盡去瘢痕使天下聞之廓然一變若披重昏而覩朗曜人人得其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應須改革事條謹具別狀同進除此之外尚

有所虞竊以知過非難改過爲難言善非難行善爲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感者誠發於心而形於事人或未諭故宣之以言言必顧心心必副事三者符合不相越踰本於至誠乃可求感事或未致則如勿言一虧其誠終莫之信伏惟陛下先斷厥志乃施於辭度其可行而宣之其不可者措之無苟於言以重其悔言克誠而人心必感人心旣感而天下必平事何可不詳言何可不務罄輸愚懇伏聽聖裁謹奏

議赦令 宋高宗建炎元年上　　李綱

臣伏讀陛下登寶位赦書竊怪與祖宗登極之赦恩數不同及得張邦昌僭位僞赦考之乃知登寶位赦書一切比附以行也臣所致疑者有三祖宗登極惟赦雜犯死罪以下至於惡逆則不赦蓋惡逆者天地之所不容使其罪亦得以幸免則人倫廢而天理絶矣邦昌嘗位宰輔依附夷狄易姓建號身爲惡逆之魁故其僞赦不循典憲而首爲亂階今陛下纘承大統以爲神民萬物主豈可不法祖宗而赦惡逆哉此臣之所疑者一也祖宗登極自京官以上有轉官恩

數而選人則否豈非以其員多而太濫故耶抑居位竊欲以私恩收天下之士心故其僞赦雖選人亦在循資之文今陛下嗣位於艱難多事之時正宜存惜名器示天下以大公至正之道豈可不法祖宗而行濫賞哉此臣之所疑者二也祖宗登極於有罪犯安置編管羈管等人次第推恩或量移或自便或叙用或復官以其罪之輕重爲差故恩施而威立邦昌僞赦一切復官而有職名者又皆復職惟以姑息更無典憲今陛下出政於國勢削弱之際正宜分別是非行罰賞之政豈可不法祖宗而務姑息哉此臣之所

疑者三也是三者豈朝廷以今日事勢爲正當如此耶將以邪昌僞赦寬大而不比附以行則失天下之心耶抑邪昌與聞國事欲以此蓋其惡耶臣愚竊以爲過矣宜降詔改從祖宗之制惡逆不赦選人不循資安置編羈管人令刑部檢具元犯以聞等第施行則國政立而人心服矣春秋大正始今日所當正者莫先於此伏望聖慈斷而行之以公天下爲度而勿以反汗爲嫌天下幸甚

荊川先生右編卷之三十九終